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过的文化遗产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这里有最早的“中国”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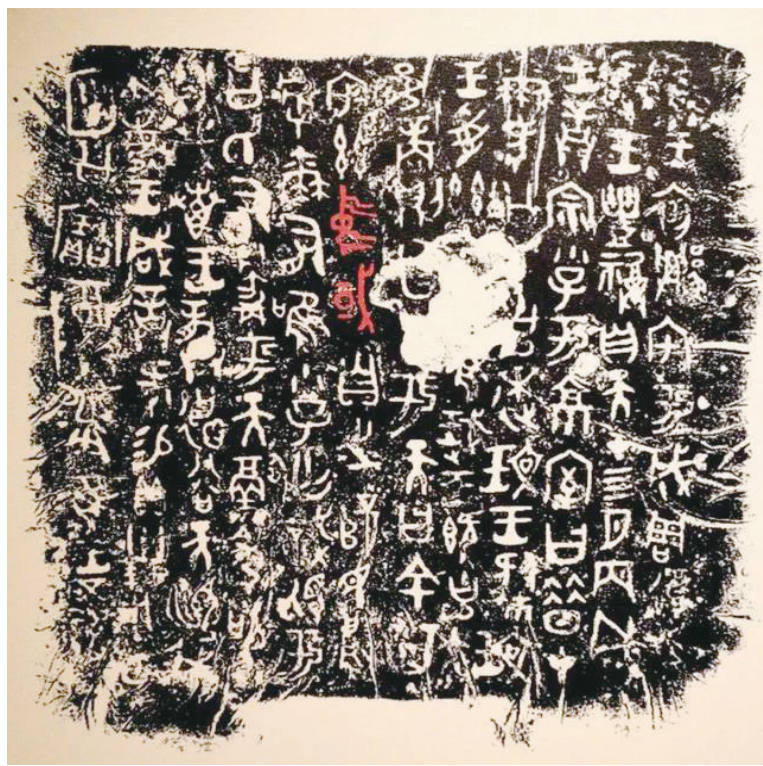
□ 刘 育 黄 熙

青铜是人类首次创造的合金，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我们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9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考察，听取当地周秦时期历史文化介绍，仔细察看何尊、逡盘等珍贵青铜器，了解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秦岭莽莽，渭水汤汤”“赆田上上，董荼如怡”。宝鸡古称陈仓，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端，三面环山，渭河穿流而过，其“六山一水三分田”的独特风貌、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孕育出悠久的周秦文化与丰富的青铜文物资源，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青铜器主题博物院，其以青铜器数量众多、器形种类全、铭文重要而享誉海内外。该博物院蕴含了周秦王朝从宝鸡发祥、崛起的辉煌历史和灿烂的青铜文化，全面展示了青铜重器的风采和礼贤尚义的周秦文明。

金属的使用是文明起源的重要表现，青铜器的出现与滥觞，代表着先秦时代“礼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的先民选择青铜器作为“礼器”（指行礼的器物），使用何种礼器行礼、礼器如何配合使用，表达着“礼”“义”的不同信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共展出历史文物1500余件，一级文物达100多件，其中就包括何尊、逡盘等精美珍贵的青铜礼器。

何尊乃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盛酒器。除了审美价值之外，使何尊身价倍增的是它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铭文大意：周成王于四月丙戌日在京官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勉励何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何尊铭文拓片

等宗族小子仿效父辈为朝廷效劳，完成使命。何尊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在铭文中，“𠄎”（中）是会意字，代表旌旗在氏族部落中央飘扬，“或”（国）为象形字，口代表都城，上下两横则表示维护城邦的城墙或壕沟，右边是象征军队兵器——戈。“中国”在何尊铭文中，是方位词，表示国之中央，王者居中，得中原者得天下，控制中心就是控制整个天下。“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发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何尊铭文不仅印证了《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史实，还显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结合《尚书》周王朝统治者对民众乃至殷商遗民的训诫，只要守护共同的家园、认同共同的文化就是周王朝的子民，故而“宅兹中国”也寓意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于

此、居住于此，以此为中心、为家园，守护共同的家园。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何尊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向世界展示“何以中国”。

逡盘被称为青铜史书，盘内铸有铭文21行372字，详细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从文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铭文以单氏家族的8代祖先为主线，穿插对应了西周12位天子，将天子的丰功伟绩与单氏家族的功劳结合在一起。该青铜礼器可与《史记》中西周诸王世系相互印证，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考古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研究分析青铜器物。然而，进行中华文明探源活动，还要深入挖掘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周秦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青铜礼器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沧海横流

与风云激荡的历史见证，能够使我们深刻认识先民所创造的智慧与文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何尊、逡盘等青铜礼器，不仅蕴含着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还包含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可以发现商周时代以食器、酒器为礼器，强调列鼎制度，充分反映了农耕文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持续影响。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物所具有的神圣性、仪式性的功能，是对龙山时代以陶、玉为礼器的继承与创新，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以对周礼的追溯和阐释为线索，以厉王胡簋解读一个民族情结的缘起，以逡盘及相关文物的配套陈列，追颂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文治武功，以国宝重器何尊呈现“营建洛邑，宅兹中国”的铭文特写。从这些青铜器中可以看出西周王朝建立后，为巩固政权稳定、坚持团结统一、加强向内凝聚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周的统治，有效地控制了疆域，并加速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深层的统一性要求。“礼之用，和为贵”，青铜礼器“物以载道”，对多样的文化内涵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例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保存的茹家庄鱼国墓地出土的5件儿鼎和4件儿簋，是西周时期常见的器类和最典型的组合方式，与中原地区西周用鼎制度基本相类。这组铜器体现了鱼国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融合、同化的趋势，表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只有真正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选择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青铜器的时代早已结束，但青铜礼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承载的中国历史一直延续、深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之中。

钱学森的教育情怀

□ 汪长明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是一位始终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具有深沉家国情怀的人民科学家。作为创新教育的典范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其人才培养、人才教育理念对推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人才问题是钱学森回国后一以贯之的热情关切。他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事关国防科研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培养问题。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深切感受到，确保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取得成功，首先需要尽快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把培养人才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研究工作还重要”。为此，他亲力亲为、殚精竭虑，为新中国第一代航天科研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进行“扫盲”；他既当技术领导人，又当技术传授人，通过言传身教播撒导弹航天技术第一粒种子，切实做到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从国防科研技术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后，钱学森在教育问题上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1989年7月，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紧要要并有

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1991年5月23日，他在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为此，钱学森建议，国家要培养大量的硕士和博士。没有这样的智力开发，就不可能实现21世纪初的现代化生产，今后则要求全体人民都接受大学教育，还有一大部分硕士、博士的水平，也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因为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趋势所提出的要求。在方法论上，钱学森曾设想用马克思主义人才系统工程理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用人学”，并提倡加强脑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等前沿课题的技术攻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类创新型人才。

即使到了鲐背之年，钱学森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与秘书专门谈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在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同年7月29日，钱学森再次发出同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

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钱学森逝世后不久，这句话被媒体普遍概括为“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众多媒体尤其是报刊的宣传和研究热潮。

可以说，钱学森长期热忱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通过助手表达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

关于人才培养，钱学森一贯倡导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他自己则堪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钱学森认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本质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他指出，人的智慧分为量智（逻辑思维）和性智（形象思维），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钱学森认为，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而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他一直主张，“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和艺术相辅相成，综合创新。“两者若不结合，终不能成大器”。在以后漫长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一直提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既是钱学森个人成长的经验总结与自我审视，也

是他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独到理解，是他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核。钱学森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时间回到1955年10月钱学森踏上祖国大地的前夕，“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停靠马尼拉期间，一位从事中学教学的菲律宾华侨慕名而来找到钱学森，并与他进行了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对话。在谈到所从事的职业时，这位女教师说道：“……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对此，钱学森说：“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教师这份崇高职业发自内心的尊重，从这次跨越年龄、身份和国界的“教育谈话”中可见一斑。

“教育”论坛

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考察，登上琵琶亭。随后，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

古韵悠扬初现历史画卷

琵琶亭，这座屹立于长江之畔的建筑，始建于唐代。白居易在浔阳江边送客，并写下了传世长诗《琵琶行》。后人为了纪念白居易，在送客处建起此亭。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了宋江、戴宗、李逵琵琶亭聚会的情景，展现了琵琶亭北宋时期的风情。千余年来，琵琶亭屡次毁建，命运多舛。明万历年间江西兵巡道葛寅亮移址重建于城东老鹳塘，不久废毁。清雍正年间，江西兵巡道刘均又复建于湓浦口故址。

琵琶亭沧桑的历史中，值得追忆的是清代九江关督、知名的陶瓷艺术家唐英。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和关督的实力，重修琵琶亭。乾隆八年（1743年）建成主楼，三年后完工。于亭后右侧建堂三间，中悬匾额“乐天送客处”，左室塑白居易像，右室塑己像以示敬仰之意。前筑小堤，后建小轩俯临江岸，游客如云，盛极一时。在此之后，清咸丰三年（1853年），琵琶亭再次毁于兵火。清末在遗址上建“宣化官”，将“古琵琶亭”石匾嵌在庙门上。

1988年春，九江市重建琵琶亭，2011年对其进行了整修。重建的琵琶亭以唐代建筑风格为主，采用回廊布局连接白居易纪念馆、历史文化区、多媒体展示区、诗词艺术区及琵琶亭，整个亭园由亭、台、楼、廊、池等组成，展厅内对《琵琶行》及衍生文化介绍得细致详尽、图文并茂、章节分明，是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线，结合滨江生态公园理念、集人文历史与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复合式景区。今日的琵琶亭承载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江水滔滔，诉说着古老故事，浪花是历史记忆，涛声是岁月回音。

诗意栖居奏响文化乐章

琵琶亭不仅是一座历史建筑，更是承载着丰富文化情怀的精神家园。白居易送客至江边，离愁别绪压心头，月浸江中。琵琶凄清的旋律传来，白居易和他的朋友精神一振，循声找去，一位独自在船上弹奏的女子，用琵琶音低诉着她的故事。两船靠近，点亮油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两心相印，“说尽心中无限事”，“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应运而生。

《琵琶行》成为跨越时代、产生共振的文化代码，咏琵琶亭和《琵琶行》的诗词佳文有百篇之多。宋朝诗人欧阳修路过江州时作《琵琶亭》。宋朝史学家刘敞所作的《琵琶亭》，曲和心随，岁月共鸣。清朝九江关督唐英也作过《春游琵琶亭新亭唱和》。随着题诗倍增，琵琶亭渐成人文胜景。

世上本没有琵琶亭，有了《琵琶行》，才有了琵琶亭，琵琶亭因《琵琶行》而得名，《琵琶行》因琵琶亭而名更盛。乐天诗句，故事曲折感人。浔阳未必是天涯，在琵琶亭内展放着明代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书画合作《浔阳八景图》、明代仇英的《浔阳送别图》、郭诩的《琵琶行图》。毛泽东一生书写过多次《琵琶行》，如今琵琶亭前的石碑背面所刻的《琵琶行》全诗便是他的墨宝。

受其诗境影响，江州诞生了琵琶曲《夕阳箫鼓》，这支曲子随时代变迁，先后升级成为《夕阳箫歌》《浔阳琵琶》《浔阳月夜》《浔阳曲》《春江花月夜》。千百年以来，《琵琶行》多次被改编成剧目，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如元代马致远的戏剧《青衫泪》、明代顾大典的《青衫记》、清代蒋士铨的

走进琵琶亭

浔阳江畔的诗意坐标

□ 黎凌 陈怡伶

《四弦秋》。《琵琶行》从动态写生变成静中生动的诗，再步入静态的书画，继而演化成音乐与戏剧。诗歌、书画、音乐、戏剧交相辉映，共同奏响了一曲文化的乐章，引领着我们在诗意的栖居中，追寻那些动人的故事和深刻的情感，持续奏响文化的华彩乐章。

传承创新续写时代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和长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4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启动建设，九江传承千年文脉，以白居易笔下的琵琶亭为主体，串起锁江楼、浔阳楼等古建筑，打造兼具自然生态和人文气息的文化公园，建设“最美长江岸线”，复原“诗意长江”。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的建设推进，琵琶亭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展示长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适应时代的需求。

如今，琵琶亭每个夜晚都上演着现代灯光秀版的《琵琶行》新韵，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参观体验。通过开展研学活动、举办文化讲座、诗词朗诵等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和传承长江文化，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九江长江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呼啸而过，宽阔的江面上东去西来的船舶列队航行。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的逐步建成，九江市民和外地宾朋纷纷到此，漫步文化公园，打卡名胜古迹。站在云中栈桥俯瞰，蓝色与红色的跑道蜿蜒交错，乘坐“浔阳江”号游轮夜游长江。从晨曦微露到四季风华、从漫天晚霞到华灯初上、从江上暮色到璀璨灯火，如果不是碑刻的记载、亭台的提醒，人们是否会记起千年之前司马的惆怅。穿越千年的琵琶声，在浔阳江畔再次响起，演奏着一曲欣欣向荣的新“琵琶行”。

文化中国行